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十六

□ 12
3197
16



門口 12
3197
卷 16

左傳輯釋卷三十

日南 安井衡 著

昭和十年一月十五日 購求

昭公

經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杜註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偃玄孫齊大夫

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杜註五同盟

夏宋公使華

定來聘

杜註定華叔孫

公如晉至河乃復

杜註晉人以晉故辭公

五月葬鄭簡公

杜註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

杜註傳在葬簡公上經從赴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

愁出奔齊

杜註書名謀亂故也

楚子伐徐

杜註不書圍以乾谿師告

晉伐鮮虞

杜註不書將帥

史闕文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眾也

杜註言因唐眾欲納之故得先

唐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

杜註除葬道

及游氏之廟

杜註游氏子大叔族 將

左傳輯釋

卷之三十一

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

註杜廟具

日子產過

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

註杜教毀廟者之辭

既如是

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

註杜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

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

毀之則朝而崩

註杜崩下棺

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大叔

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

註杜不欲久留賓

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

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

而蔡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夏宋華定

來聘通嗣君也

註杜宋元公新即位

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

註杜蓼蕭

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

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

安衛案享上本註或有公字非

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

註杜懷思也

寵

光之不宣

註杜宣揚也

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註杜為二十年

華定出奔傳

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

註杜晉昭公新立

公如晉

註杜亦欲

朝嗣君

至河乃復取鄭之役

註杜在十年

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

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愁遂如晉

註杜愁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

晉侯

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

註杜簡公未葬

安惠棟註云此

與下六月葬鄭簡公杜二注謬戾皆當刑之李厚菴曰未葬而朝有此理乎李以傳為不可信杜謂非傳之誤乃杜以免喪之語而移其傳之次也衛案既葬免喪乃杜所叙之謬說辨既見於前李謂無未葬而朝之理論禮則然以情勢言之亦有未可

處非者焉春秋之時禮壞道熄介於大國之間從其強令豈能一一執禮以抗其命哉故苟有可以鞏國安民者當時賢者斟酌而行之傳從而書之以見其世與久若

其是非得失在讀者自辨之非史所與也鄭伯是時與齊侯衛侯朝嗣君必有大不得已者矣故子產從其大命而辭其小命亦處事之宜耳餘見於下六月葬鄭簡公條

晉人許之禮也

註杜善晉不奪孝子之情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

註杜穆子荀吳

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

如淮有肉如坻

註杜淮水名坻山名

安衛案不言河而言淮蓋取其清不獨便韻也

註杜坻水中高地也陵非山名則坻亦非山名杜

以為山名失之

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

註安衛案師長也

齊侯舉矢曰有酒

如澠有肉如陵杜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杜代更

也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杜伯瑕士日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

何為焉其以中雋也杜言投壺中不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杜欲

晉君代興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杜

是弱之安陸黎云何事猶言能作何公孫佻趨進曰日盱君

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杜佻齊大夫傳楚子謂成虎若教之餘

也遂殺之杜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宣四或譖成虎於

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杜解

所以安衡案經作成熊傳言書曰者皆舉經文此當作成熊熊字虎上文書字者

者與上文註欲令人知熊之為名也杜云解經所以書名則其本作成熊矣今本作虎

相涉而誤六月葬鄭簡公杜傳終子產辭享明既葬安惠棟云杜注云經

古文左傳當在齊侯衛侯鄭伯如晉之前鄭伯欲如晉故速葬而往杜預欲傳會短

喪之說而移其次于後耳亂左氏者非預而何衡案三家經皆書五月夏末下傳載

事多後人疑非二月所能容遂謬作六月耳傳不空舉經文故杜云終子產辭享以

成其既葬免喪之說今案經葬簡公在楚殺其大夫成熊之前其實楚殺成熊在四

月經起至而後書之故在葬簡公之後傳欲明其實故載之以齊公出之次然後書

夏五月葬鄭簡公以釋經從赴告之例非終子產辭享也惠云此傳當在齊侯如晉

之前案經曰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是公如晉在四

月而傳載齊侯衛侯鄭伯如晉在公如晉之前則三侯如晉亦是四月若移葬簡公

之文于齊侯如晉之前則經夏五月為衍文是惠不唯亂左氏又并亂經文也且唐

初夏服古本猶存若有異文釋文正義不容不載而今皆不言有異文則杜不移傳

文之次明矣惠說未免為深文粗脫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杜

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

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縣皐歸杜肥白狄也縣皐其君名鉅鹿下曲陽

縣西南有肥累城為下晉伐鮮虞起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杜原

絞周大夫原公也輿衆也曹羣也安衡案原羣臣使民為羣逃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

逐絞而立公子跪尋杜跪尋絞奔郊杜郊周甘簡公無子立其

弟過杜甘簡公過將去成景之族杜成公景公皆成景之族賂劉

獻公杜欲使殺過劉獻公亦丙申殺甘悼公杜悼公而立成公之孫

鮑註杜鮑平公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度皮之子過註杜過劉獻公大子之傅殺瑕辛

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註杜皆甘悼公之黨傳言

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註杜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

註杜子仲公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註杜室季氏家財子更其位註杜更代

也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註杜穆子

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註杜

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為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註杜十年平子

伐莒亦以功加三命昭子不命踰父兄非禮也註杜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平子曰然故使昭子註杜使昭子自

昭子曰叔孫子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媿也及此註杜禍在四年若因

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註杜言因亂討已不敢辭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註杜著位

次註安衡案君謂魯公命則上文三命據此文春秋之時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其君杜謂命於王非也昭子朝而命吏曰媿

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註杜頗偏也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

仲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公而遂從公如晉註杜愁子仲南蒯

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註杜介副使也及郊

聞費叛遂奔齊註杜言及郊解經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

過之而歎註杜鄉人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註杜恤恤憂患湫湫

安正義攸攸旆旌故以攸為懸危之貌也焦循云詩作悠毛傳以不喧嘩解之無

註所為危也伏生洪範五行傳禦聽於怵攸注云怵讀為獸不狘之狘攸讀為風

兩所飄颻之颻獸不狘見禮運彼正義云狘驚走也風雨所飄颻見詩豳風

颻作搖搖為不安之意故為懸危懸而危者搖也杜讀攸為搖大傳注同深思

而淺謀遁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註杜家臣而圖入君之事故言有人

矣哉註杜言今有此人南蒯枚筮之註杜不指其事之比註杜坤下坎上比

使之筮故杜云不指其事況卜吉凶也遇坤註杜坤下坤之比註杜坤下坎上比

其事況卜吉凶也遇坤註杜坤下坤之比註杜坤下坎上比

其事況卜吉凶也遇坤註杜坤下坤之比註杜坤下坎上比

其事況卜吉凶也遇坤註杜坤下坤之比註杜坤下坎上比

曰黃裳元吉

杜坤六五交辭

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

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

忠也

杜坎險故疆坤順故溫

和以率貞信也

杜水和而土安正

安衡案

地上必相比和貞正而不變也物之正而不變者莫土若焉而東西曲直水循之而行信在彼我相接之間故此句以地水相接言率循也下率事同杜訓行非

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

不得其色

杜言非

下不共不得其飾

杜不為

安衡案飾猶美也臣不

美事不善不得其極

杜失中

安衡案中不忠覆黃中之色下不共覆裳下

註共其事不得為下之

至杜訓中此非其義黃中至為善

外內倡和為忠

杜不相

率事以信為

共

杜率猶

供養三德為善

杜三德謂正直

安傳遜云三德忠信共也惠

註棟云三德謂黃裳元也注

誤衡案外內唱和率事以信皆以

非此三者弗當

杜非忠信善

安衡案三

共善善謂元共謂裳忠謂黃或疑忠共謂黃與裳則三德非黃裳元杜注似是不知上二句取卦象釋忠共故下句取爻辭釋善本不相礙且元善之長不兼三德不足

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

杜夫易猶此易謂

美則裳參成可筮

杜參美盡備

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杜有闕

註謂不

將適費飲鄉人酒

杜南蒯自其

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

乎

杜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杞生於

從我者子乎

杜

鄙乎倍其鄰者恥乎

杜鄰猶

已乎已乎非

杜

吾黨之士乎

杜已乎已乎言

去我者

杜

欲使昭子逐叔仲小

杜欲以自

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

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杜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

楚子狩于

歌者自言己意可已乎已乎衡案上五句皆諭南蒯之辭既而知其不可諭故云我可以已乎我可以已乎彼既非復吾黨之士乎服虔云已乎決絕之辭則

左傳釋義

卷之二十

楚子狩于

杜言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

楚子狩于

州來

杜狩冬獵也

次于穎尾

杜穎水之尾在下蔡西

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

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

杜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備吳

楚子次于乾谿

杜在譙國城父縣南

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

杜秦所遺羽衣也

鳥上知是衣也目之以秦明是秦所遺也

翠被

杜以翠羽飾被

謂帛為帔帛下裳也衡案被寢衣也時雖雨雪楚子不應襲寢衣以出故陸轉被為帔解為下裳然下文云脫冠被下裳不可輒脫則被非下裳也案襄十四年衛獻公

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以皮冠野服也今楚子去冠被則被亦野服蓋被覆也義與帔同玉篇帔在肩背釋名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然

則帔覆被於衣上故又謂之被其制蓋如我外套故臨事可去不必轉為帔也翠蓋雜翠羽而織之復陶他書無所見未詳為何物然楚子不去之以見子革則其為常服審矣姑

從社注

豹舄

杜以豹皮為履

執鞭以出

杜執鞭以教令

僕析父從

杜楚大夫

右尹子革夕

杜子革鄭丹夕莫見

王見之去冠被舍鞭

杜敬大

與之語曰

昔我先王熊繹

杜楚始封君

與呂伋

杜齊大公之子丁公

王孫牟

杜衛康叔子康伯

燮父

杜晉唐叔之子

禽父

杜周公之子伯禽

並事康王

杜康王成王子

四國皆有

分我獨無有

杜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

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

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

杜在新城汭

筭路籃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挑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

杜挑弧棘矢以禦不祥言

齊王舅也

杜成王母齊

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

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杜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

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安衡案許畏鄭遷葉及夷鄭人

今鄭人

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

安衡案賴猶利也

對曰與君

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

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

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杜二不羹

安正義劉炫以為楚語云靈王城

無字曰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諸侯其來乎對曰是三城者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彼再言三城無四國也縱使不羹有二或當前後遷焉非是並有二也
炫謂古四字積畫四當為三李雲露云按賈誼新書楚靈王問於范無字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正合四國之數或是傳文脫葉字王引之云十一年傳楚子城陳蔡不羹與此相應則無脫文可知楚語曰靈王城陳蔡不羹又曰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史記世家亦曰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陳蔡下皆無葉字豈得盡謂之脫文乎陳蔡不羹實三國故楚語既言三國又言三城而此言四國者涉上文兩四國字而誤劉說是也以十一年杜注考之不羹城在今襄城縣東南陳蔡不羹相去或二三百里或三四百里而今之襄城南距葉縣六十里古葉邑即在葉縣南三十里與襄城東南之不羹城相距不及百里襄城之不羹已大城矣未百里而又城葉無是理也學者當據內外傳以正賈子之誤何反據賈子以疑左氏乎近世說此條者若顧氏亭林臧氏玉林陳氏芳林皆誤引賈子為據而錢氏復謂左傳之許葉即賈子葉故具論之衡案屈有二傳言二屈若不羹有二傳亦當言二況此舉三地名而下言四國最不可不言二而今直言不羹是為一不羹無疑葉與不羹相距不遠若並城之必無子乘之賦城葉亦非當以劉王二家為正說畏君王哉言必畏之無字欲使靈王盡言其所欲然後一言折之故應之如響或依蘇軾之言訓哉為口然而心不然之辭載誤會文意以勸此訓耳哉字豈有口然而心不然之義哉可謂妄矣

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秘

杜鍼斧也秘柄也破

敢請命

杜請

命之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

國其若之何

杜譏其順王心如響聲

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

杜以己喻鋒刃欲自摩

安衡案斷本或作斬杜以斷訓斬作

王出復語左

史倚相趨過

杜倚相楚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

杜皆古

安正義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玄云楚靈

五典五帝之常道也延篤言張平子說三墳三禮禮為人防爾雅曰墳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三禮天地人之禮也馬融說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數也孔安國尚書序云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

以止王心

杜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

安正義賈逵云

也言求明德也馬融以祈為王圻千里王者游戲不過圻內昭明也言千里之內足明德衡案祈賈訓求是也招疑當讀如字穆王欲遠游祭公止之故名其詩為祈招言祈求招還之也昔穆王家語作昔周穆王陳樹華謂楚亦有穆王子革對楚子言故如周字案注云周穆王傳若有周字杜必不注是傳文本無周字家語周字王肅

以意加之耳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杜獲沒不見篡弒

安顧炎武云竹書紀年穆王元年作祗宮于南鄭

臣

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

其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

杜悒悒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

安衡案言安和以求招還之者欲

以明德音也

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杜金玉取其堅重

安衡案金玉取其美耳詩曰王欲玉女是以

大諫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杜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

之

安段玉裁云形同型型法也謂為之程法以用民之力而不大過也杜注得之

心

註王引之云形當讀為刑後漢書陳蕃傳注引此正作刑民之力刑猶成也規

鄭學記刑民者成民也桓六年傳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正義曰言養民成就然後致孝享是其義也之猶是也力猶務也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者言惟成民是務而無縱欲之心也大雅烝民篇威儀是力文義正與此同一曰廣雅曰刑治也刑民之力者治民是務也衡案二說皆通而王義差優形刑之是古義俱通

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

杜深感子

註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杜克勝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

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杜肥役在

經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杜不書南蒯以費

安衡案南蒯家臣

經書陽虎曰盜是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杜比

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比歸而靈王死故書弒其君靈王無道而弒稱臣比非首謀而反書弒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月又不在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之

安衡案叔向云比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則歸入無所屬

註然比之歸楚帥五邑之師因四族之徒則猶之國逆也故

歸書

秋公會劉

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杜比雖為君而未列於諸侯故

不稱爵殺不稱人罪棄疾

邾子于平丘

杜平丘在陳留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杜書同齊

不與盟

杜魯不堪晉求讒惡弘多公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

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杜陳蔡皆受封于楚故

正義公羊傳曰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

不與諸侯專封也其意謂諸侯不得專封不與楚封陳蔡使若陳蔡之君自有國而歸之然以是故稱爵言歸若言各自有爵非

由楚也衡案九年經書陳災是仲尼未嘗以陳為滅也不以陳為滅者罪楚滅之也蔡則書滅矣然平王復之則亦未嘗滅故皆稱爵書歸歸者國逆之辭仲尼既不以

二國為滅則楚固不得封之故從國逆之例書曰歸杜云受封于楚故稱爵蓋據傳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之文耳不知禮以安國治民為本滅國非禮則復之為禮故序其實而斷之曰禮也言平王不滅二國得禮之本意非以專封為禮也故又曰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言歸于二國者特大子之子耳且楚納之非國逆也而經稱爵書歸者楚不遂滅之得禮之本意故稱爵書歸也夫以楚不滅二國為得禮則諸侯不得滅國專封不言可知矣其解經之精非公穀所能企及也杜注顯與經傳乖不可從

冬十月葬蔡靈公杜蔡復而後以君禮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杜辭晉人吳滅州來杜州來楚邑用大師焉曰滅

故今吳復滅之所謂疆場之邑一彼一此此特用大師故書之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杜為費人所敗不書諱之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杜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之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

氏杜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杜遷許在九年及即位奪遠居田杜居掩之族言遷許而質許圍

其室杜遷許在九年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杜楚滅

王使與於守而行杜使洧守國王申之會越大夫

戮焉杜申會在王奪鬪韋龜中驥杜韋龜令尹子文又奪成然邑而使

為郊尹杜成然韋龜子郊蔓成然故事蔡公杜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

故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

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杜常壽過申圍固城克

息舟城而居之杜息舟楚邑城安顧炎武云竊意固城息舟乃二城之名

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杜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

亦有城堡故言圍耳

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

杜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

以蔡侯之

命召子干子皙

杜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皙奔鄭

及郊而告之情

杜告以蔡公不知謀

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

杜不知其故驚起辟之

觀從使子

于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

杜使子干居蔡公之林食蔡公之食並偽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眾

安衡案註春秋

之時席地而坐己徇於蔡

杜已觀從也

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

杜執觀

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

杜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

蔡人聚將執之

杜執觀

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

杜賊謂子干子皙也言蔡公已成軍殺已不解罪

朝吳

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

杜言若能為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

敗所

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

杜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

且違上何適

而可

杜言不可違上也上謂蔡公

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

杜穎川

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二子子干子皙

依陳蔡人以國

杜國陳蔡註而依之

安陸黎云言依倚陳蔡之眾以立國耳是時倉卒

之事何暇遠國陳蔡乎

楚公子比

杜子

公子黑肱

杜子

公子棄疾

杜蔡公蔓成

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

杜四族遠氏許圍蔡消蔓成然

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

杜欲蔡壘壁以示後人為復讎之名

蔡公

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

杜藩離

蔡公使須

務牟與史捍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

杜須務牟史捍楚大夫

蔡公之黨也正僕大子之近官

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

杜竟陵縣城

西北有甘魚陂

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

告之

杜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

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

杜劓截

師及訾梁而

潰

杜靈王還至訾梁而眾散

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

也

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

杜

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

以聽國人

杜聽國人之所與

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

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

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杜然丹子革王公夏將

欲入郟杜夏漢別名順流為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

命杜謂斷王旌執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

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杜棘里名安衡案闈本或作圍釋文云闈

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杜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

曰安釋文芋于付及徐又音羽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

也子玉曰人將忍子杜子玉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

入矣杜相忍以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杜周徧也乙

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

將來矣杜司馬謂棄疾也言司安衡案杜不解君字或疑其本無君字依今

十六年傳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

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杜不

弑君位杜不成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教杜不成

旗為令尹杜子旗楚師還自徐杜前年圍吳人敗諸豫章獲

其五帥杜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杜復九年安衡案此傳自為文

施舍寬民宥罪舉職杜舉職脩召觀從

王曰唯爾所欲杜觀從教子干殺棄疾棄疾令對曰臣之先佐開卜

左傳卷之二十一

左傳卷之二十一

左傳卷之二十一

乃使為卜尹

杜佐卜人開龜兆

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犍櫟之田

杜

犍櫟本鄭邑楚中取之平王親立故還以賂鄭

事畢弗致

杜知鄭自說服不復須賂故

鄭人請曰聞諸道路

將命寡君以犍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犍櫟降服

而對

杜降服如今解冠也謝違命

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

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

杜王善其有權有事將復使之

安正義言子母以見使為勤勞王念孫云勤猶辱

也以其降服而對故曰子母辱成十七年晉厲公使辭于欒書中行偃曰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語意與此相似衡案王以勤為指降服而對是也訓辱則未是勤勞也降服而對亦是勞事故云母勤如字自通

曰余尚得天下

杜尚庶幾

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

余界

杜區區小

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

共王無冢適

杜冢大

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

杜羣望星

安陸案云趙匡曰據禮篇云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不言星

註辰山川

註辰杜此說可疑趙子常曰辨典言望于山川不及星辰周禮典瑞

言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則星辰非望明矣杜說蓋承賈逵服虔之誤今案上七年傳並走羣望注云晉所祀山川是也衡案名山大川多在僻遠為入君者不能往遣其臣祀之特望其方而已故謂之望星辰亦是望之故杜并星辰言之然星辰在天其不可得而就不言可知故不謂之望杜不考古動取之臆故其膚淺往往如此非襲賈服也

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

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

杜巴姬共王妾

杜從長幼

埋璧於大室之庭

杜大室祖廟

使五人齊而長入拜

康王跨之

杜過其上

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

入再拜皆厭紐

杜微見璧紐

且

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

杜棄立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

子干歸韓宣子問

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

杜宣子謂棄疾親恃子干共同好

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

難

杜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

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

陸案云服虔云言子干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杜專指棄疾非也衡案晉楚之從不聞違者是無與同好也既無與

同好則誰復
與同惡者

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

杜寵須賢人而固

有人而無

主二也

杜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

有主而無謀三也

杜謀策謀也

有謀而無民

四也

杜民

有民而無德五也

杜四者既備當以德成

子干在晉十三年

矣晉楚之從不聞違者可謂無人

杜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違人

族盡親叛可

謂無主

杜無親族在楚

無覺而動可謂無謀

杜召子干時楚未有大覺

為羈終

世可謂無民

杜終身羈客在晉是無民

亡無愛徵可謂無德

杜楚人無愛于王

王

虐而不忌

杜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

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

之

杜言楚借君子以弑靈王終無能成

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

無怨心先神命之

杜先神謂先衡案羣望非棄疾之祖安得謂之先神蓋既死棄疾并領陳事

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

杜不以私欲違民事

民

國民信之半姓有亂必季實亡楚之常也獲神

命之矣故曰先神

一也

杜當璧

有民二也

杜民信

安衡案有民謂君陳蔡耳又遙與十一

信之

令德三也

杜無苛慝

寵貴四也

杜貴妃

居常五也

杜棄疾

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

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

杜位不尊

其寵棄矣

杜父既沒故

與焉

杜無內主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

杜皆庶

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

杜衛姬齊僖公妾

有鮑叔牙賓須無隰

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

杜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

有國高以為內

主

杜國氏高氏齊上卿

從善如流

杜言其疾也

下善齊肅

杜齊肅敬也

安衡案

不敢逆也齊疾肅敬也

不藏賄

杜清

不從欲

杜儉

安釋文從子用反

施舍

不倦

杜施舍猶言布恩德

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

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杜：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空季子五士從出。安：衛

五士本或作五子，非。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杜：子餘趙衰，子犯狐偃。有魏驪賈

佗，以為股肱。杜：魏驪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安：衛案生十七年，有士五

其從亡中，最有功者，言各有當也，重耳出奔已久，賈佗始往從之，故不在五人數。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杜：齊妻

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杜：謂欒枝郤穀，狐突先軫也。亡十九年，守

志彌篤，惠懷棄民。杜：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

望。杜：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

有寵子國有與主。杜：謂棄疾也。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

楚而不逆，何以冀國？杜：傳言子干所以蒙弑君之名，棄疾所以得國。晉成虎祁，杜：在八年。諸

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杜：賤其奢也。為取郟故，杜：取郟在十年。晉將以諸

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杜：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並徵會，告

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杜：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杜：辭不

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杜：三十萬人。羊舌鮒攝司

馬。杜：鮒叔向弟，也攝兼官。安：衛案攝假也，代也。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

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杜：幄幕軍旅之帳。杜：衛案上下四方悉周

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杜：亦九張也，傳言子產之適

宜大叔之從善。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杜：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

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

衛在君之宇下。杜：屋宇之下，喻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

請之。杜：請止之。叔向受羹及錦。杜：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晉有羊舌鮒者，瀆

貨無厭。杜：瀆數也。安：陸案云：瀆與贖通，說文贖握持垢也。一曰：蒙也，瀆貨猶冒

瀆武，亦謂數用兵，然數其事也，瀆其義也，白虎通云：瀆者濁也，瀆貨合求貨賄，以汚濁其身也。亦將及矣。杜：將及禍。為此役

也杜役事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杜禁者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杜有貳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杜獻公

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杜底致君苟有信

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

矣杜董督也庸功也討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

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杜託用命叔向告于齊曰諸

無業事則不經杜業責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杜須禮而有

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杜禮須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杜威須

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杜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

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杜志識也歲聘間朝

以講禮杜三年而一朝正班爵再朝而會以示威杜六年而一會以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杜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志

業於好杜聘講禮於等杜朝示威於衆杜會昭明於神

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

事也杜終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

懼有不治奉承齊犧杜齊盟之而布諸君求終

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

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杜間際不可

安正義劉炫以此傳四文皆緣上事而致下事其上則事業禮威所致則經序共

訓常共讀為恭皆是也諸侯於國獨與其臣居朝而後始與同等相見故云講禮於

均故謂盟為齊耳

等齊均也盟則志

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

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

也

也

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

杜戰

建而不旆

杜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

壬

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杜軍將戰則旆故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

夕伐我幾亡矣

杜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

我之不共魯

故之以

杜不共晉貢以魯故也

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

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

杜託謙辭以絕魯

子服惠伯對曰

君信蠻夷之愬

杜蠻夷謂邾莒

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

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

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

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

杜棄猶忘也

若奉晉之衆用諸侯

之師因邾莒杞郕之怒

杜四國迫魯數以小事相忿郕已滅其民猶存故并以恐魯

以討魯罪問

其二憂

杜因南蒯子仲二憂為問際

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

杜不與盟

安衛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杜經所以稱同

令諸侯日中造于除

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

張矣

杜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敬於大叔

及盟子產爭承

杜承貢賦之次

曰昔天子班

貢輕重以列

杜列位也

列尊貢重周之制也

杜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

卑而貢

重者甸服也

杜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

安正義鄭衆服虔云鄭伯爵在男服也周禮男服在三距男不應出公侯之貢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稱男若唯言爵一伯字足矣何必并言男鄭在雜邑東南距鎬京千餘里雖不足乎

依西周所定以言男服耳定四年祝鮀曰曹爲伯甸上言爵下言服正

與此同但彼言甸據東遷後言之則各取諸其意故不同耳鄭服是也

懼弗給

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

杜靖息也

行理之命

杜行理使人通聘問者

無月不至貢之無藝

杜藝法

小國有關所以

安衛案理又作李

註皆吏之假借

無月不至貢之無藝

杜藝法

小國有關所以

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

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

侯若討其可瀆乎杜瀆易 安正義言諸侯皆來討鄭其可不由子輕易晉

采正義非杜意也 子產曰晉政多門杜政一家 貳偷之不暇何暇討杜貳

壹偷杜意也 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杜不競爭則為人所 公不與盟杜信

苟且杜意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杜蒙裹 使狄人守之司鐸

射杜魯大 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

杜蒲伏竊往飲季孫冰 安陸祭云詩鄭風抑釋棚忌毛傳云棚以覆矢先儒相

註箭箭蓋可以取飲 註傳謂冰與棚通故此年及二十五年注皆訓為箭箭

蓋然彼文云釋甲執冰或當如杜義此云飲冰即是冰耳邵文莊公曰飲冰以壺藏

於冰也猶飲羽之飲衡案周之八月今之六月暑氣正酷金石亦燦冰在凌陰故能

完全若齋之遠行彌月有不消釋者乎況冰可咬而不可飲安得言飲哉邵知其不

通故讀飲如飲羽之飲然飲羽贊射術之精飲字有千鈞之力如壺飲冰直壺盛冰

耳言壺冰足矣有何氣勢而言飲冰哉陸說忽見可悅而實不 晉人以平子歸

子服欬從杜欬子服惠伯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杜

已猶杜從至晉 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杜言子皮知 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

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杜詩小雅言樂與君子 安阮元

殘本宋本曰作云石經此處殘缺宋本岳本只作音衡案凡經傳引詩書多言曰

詩多言云蓋莊語與歌謠之別也左氏則多作曰其作云者絕少此亦當以作曰為

是只語辭或假借作音樂只猶言樂易鄭訓只為是非 子產君子之求樂者

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杜嫌爭競不順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

起也杜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 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杜言夷狄 晉荀

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杜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

大獲而歸杜為十五年晉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

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杜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

註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

註伐鮮虞起

註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

侯楚滅以為邑荆荆山也傳言平王註隱大子之子盧歸于蔡禮也註杜隱

子大子有也註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註杜悼大子偃師註安衡案上

禮之本仲尼美之故稱爵書歸也公穀以下以不與諸侯專封立說左氏則以不滅註蔡事傳皆言禮嫌楚所

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註杜景

使事齊楚其何廖於晉註杜廖差註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

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

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註杜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註杜私與註之語曰魯事晉何

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註杜言一臣必有二主道註不合得去事他國

國註杜言非攝註晉可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

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

老註杜老尊註安衡案不言卿而言老謙也上傳劉子註若猶有罪死命可也

從君惠於會註杜欲得盟會見註遺不欲私去註宣子惠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

對曰不能耐也能註杜耐叔註魚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耐也得

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註杜蓋襄二十一年坐叔註微武子之賜不至

於今註杜武子季平註子祖父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

不歸耐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註杜西使註近河其若之何且泣

註杜泣以信註其言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註杜待見遣註之禮

三傳眉釋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經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杜書至者 安衡案傳釋此經曰尊晉罪已註喜得免 註也尊晉謂去族罪已謂書至

凡書至皆告廟臣歸不稱至不告廟也季孫以罪拘於晉至此得免歸故以免罪告廟故經書曰至自晉而傳以罪已釋之宣元年經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去族傳夫人也若唯尊晉去族足矣何必言至杜釋傳并二事為尊晉故此以書至為喜得免非傳義也

盟夏四月杜無 秋葬曹武公杜無 八月莒子去疾卒杜無傳

盟冬莒殺其公子意恢杜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為卿故雖公子 註亦書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杜以舍族為尊晉罪已

禮也杜禮備己而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矣杜二人

家 安正義服虔云司徒姓也老祁字也慮矣亦姓字也二子季氏家臣也顧炎武臣註云當從服氏說其請於南蒯亦稱臣者古人之謙辭耳史記高祖紀注張晏曰古人相與言多自稱臣猶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馬宗璉云魯至季孫專政三家之屬大夫如小宰小司徒皆家臣為之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熊氏以司徒為孟氏家臣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馮辰為叔孫氏家臣公鉏為馬正即季氏小司馬也故服子慎曰三家家臣皆有司徒司馬此司徒蓋即小司徒季氏家臣為之服注其善惟以司徒為老祁之姓稱誤於春秋之官制耳蓋老祁慮矣二人皆為司徒也元凱以二人為南蒯家臣夫南蒯尚為季氏家臣雖以費叛豈即遽設官職置有

司徒乎以二人為與南蒯同守費則善矣衡案據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馮辰之文三家各置司徒司馬之屬以治其邑蓋亦微周禮家宗人家司馬家士之類為之故服云三家各有司徒司馬而不言小以此司徒為姓者周禮大司徒小司徒各有二人况季氏陪臣不容司徒有二人老祁既舉官慮矣亦不當不稱官而今直稱姓名不倫故以司徒為姓其說至當不易 偽瘖疾安 衡案瘖本或作瘖非 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杜 遂劫南蒯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眾而盟杜 欲因合眾 遂劫南蒯

曰羣臣不忘其君杜 君謂 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

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杜 不能復 子何所不逞欲請送

子杜 送使 請期五日杜 南蒯請期 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

夫杜 戲 對曰臣欲張公室也杜 張強 安陸祭云以張為強義亦少

是也 衡案杜釋左傳往往解意而不解字陸不曉其意所在隨見駁之 子韓皙亦未免為少迂矣然後世師心廢訓詁之習實源於杜此亦不可不知

曰杜 齊大 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杜 言越 司徒老祁慮矣

杜 夫 齊大 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杜 言越 司徒老祁慮矣

杜 夫 齊大 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杜 言越 司徒老祁慮矣

杜 夫 齊大 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杜 言越 司徒老祁慮矣

杜 夫 齊大 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杜 言越 司徒老祁慮矣

杜 夫 齊大 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杜 言越 司徒老祁慮矣

杜 夫 齊大 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杜 言越 司徒老祁慮矣

杜 夫 齊大 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杜 言越 司徒老祁慮矣

來歸費

杜歸魯

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杜南蒯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齊

二子逐蒯而復其舊故經不書

歸費齊使文子致色欲以假好非事實也

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

杜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

分貧振窮

杜分與也

長孤幼養老疾

收介特

杜介特單身民也

安惠棟云馬融廣成頌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

非馬義也衡案此段十二句皆二事一類分貧振窮四字一句以為下六句之綱皆

言振恤之事長孤幼養老疾二句一類收介特救災患二句一類窮孤寡救罪戾二

句一類詰姦慝以下以賞罰言之姦慝舊惡未罰者故詰之淹滯賢才未叙者故舉

之二事正相反然俱得賞罰之正故以二句對言而下亦二事一句相對為文與上

文法相變然其為二事一類則同故杜解介特為單身民耳收者收養之也管子問

篇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是也杜以為收聚不使流散則未是

若解為孤介特立與上下文絕不相類惠勤於稽古而學識或遜焉故其說往往乖

文違義今不盡辨也宥孤寡與救罪戾一類服以為寬赦其罪是也杜蓋謂與救罪

戾相複故云寬賦稅不知丁壯所

不宥孤寡則宥之本不相複也

救災患宥孤寡

杜賦稅其

救罪戾詰姦

杜新羈

禮新敘舊

杜新羈

祿勲合親

杜

任良物官

杜物事

安正義賈逵云物官量能授官也鄭眾

注云物官相其才之所宜而官之是也

使屈

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

杜兵在國都

亦如之

杜如然

好於邊疆

杜結好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

杜郊公著

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

杜庚輿莒

蒲餘

而善於意恢

杜鐸亦羣

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

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

杜為下冬殺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

杜養氏子旗之黨

不知度

杜有佐立

與養氏比而求無厭

杜養氏子旗之後

王患之

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郟以無忘

舊勲

杜辛子旗之子鄭公辛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

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陽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杜莒賂齊

晉邢侯與雍氏爭鄙田

杜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

久而無成士景伯

如楚

杜士景伯註

叔魚攝理

杜景伯註

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

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

杜蔽斷註

邢侯怒殺叔魚與

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

也

杜施行罪也註

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

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

杜掠取也昏亂也

安陸榮云掠奪取也昏謂不知義理

貪以敗

官為墨

杜墨不潔之稱

殺人不忌為賊

杜忌畏也

夏書曰昏墨賊殺杜

逸書三者皆死刑

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杜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

治國制刑不隱於親杜

謂國之大問己所答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

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

杜末薄也減輕也註皆以正言之

義也夫可謂直矣

杜於義未安直則有之

平丘之會數其賄也

杜謂言黷以寬魯國

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

杜謂言鮒也

以寬魯國

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

三惡加三利

杜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如

殺親益榮

杜榮名益己

猶義也夫杜

三罪唯答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安王引之云曰當為由字之脫誤也猶讀為由字之假借也家語正論篇載此猶正作由則曰字亦當作由脫一直畫耳由義行義也言大義滅親叔向能行大義故不為末減也再言由義也夫所以深歎美之雜記引孔子之言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正

與由義也夫之文相類衡案此段以古之遺直起文所主在直繼之以治國制刑不

隱於親即大義滅親之義似以得義故次為自問自答云曰義也夫可謂直矣言唯

可以為直未得為義也下因詳論三數惡之事述不得為義之意衛人之訴芻蕘者

叔向知鮒所為當以義論止之而直言其瀆貨使衛人以君命賜之是可以為直矣

未得為義也叔向知鮒詐以兄弟之義言之當痛心疾首思所以使之悔改而勸之

韓宣子使之成功益喜詐不改是可以為直矣未得為義也唯斷鮒之罪得大義滅

親之義故至結末斷之曰殺親益榮猶義也夫言叔向斷鮒罪人貴其無私此猶可

引之據家語改曰猶為由訓為行文意索然陸則謂非仲尼之言乃後儒師心自用

之言舍而不論可也又案叔向不殺鮒而仲尼言殺親者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

死是戮死與施生同故言殺親耳不譏其不戒鮒者蓋叔向亦嘗數誨之而人各有

心鮒不肯從雖兄弟亦無奈之何至其處事先公後私以除三惡故以直稱之無譏

評之言也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杜略書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武

二月癸酉有事

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杜略書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武

安正

明堂位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玄云此二廟象周有文武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衡案成六年所築乃別宮之名因鞏功立之非武公之廟也詳見於本條武公親盡已久所以有廟者武公當宣王之時蓋嘗有武功故諡曰武明堂位與魯公並稱以為武世室是也明堂位述魯事固多妄誕然亦必因其所有而誇張之非架空構成不得

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杜無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

杜齊

安

梓慎曰禘之

日其有外乎五見赤黑之禋非祭祥也喪氛也

杜禋妖氛也蓋見於宗廟故以為非祭祥也氣惡氣也

其在泣事乎

杜泣臨

二月癸酉禘叔弓泣事籥入而卒去樂卒

事禮也

杜大臣卒故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

杜朝吳蔡大夫

王故無極恐其有寵疾害之

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

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

杜請求

又謂其上之人

杜蔡

在上

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

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

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

不欲吳

杜非不欲

安

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

杜言其

謀

安正義然此朝吳於事必豫前知其為人之有異於餘人也衡案言臣從前知其為人之異眾人也暗指佐平王取楚以動之故下承之以蔡必速飛正義

前知句

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杜以鳥喻也言吳

速強而

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

杜周景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鼓衆

杜太子壽之母也傳為晉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杜鼓白狄之別

鼓衆

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

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

不濟

杜愆過也

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

人以城來吾獨何好

杜無以復

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

杜加所好

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

民力能則進否則退

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適姦所喪滋

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

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

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

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

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

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

急不如完舊

杜完猶

安衛案完缺之反謂不亡之舊晉所有之舊邑也

急則亡之不急則全之下文棄舊不祥棄猶亡也

賈怠無卒

杜卒終

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

義不爽

杜爽差

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

杜知義所在也苟

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

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

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以鼓子為鞶歸

杜鞶鞶鼓

冬

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

杜平丘會公不與命季孫見

十二月晉荀躒

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

杜文伯

也魯壺魯

所獻壺樽

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

杜感

壺而言也鎮撫王

室謂貢獻之物

文伯揖籍談

杜文伯無辭揖

對曰諸侯之封也皆

受明器於王室

杜謂明德

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

杜

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

寶之器若魯壺之屬

安馬宗璉云說文曰彝宗廟常器也爾雅釋器彝卣器

前凡器通謂之彝至周以後有六彝之名於是直以盛鬱鬯之尊為彝其名

與諸器始分矣是彝器古訓皆以為尊彝之屬未有以弓鉞之屬為彝器者

晉居

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

杜言王寵靈

數為戎

所加陵

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

杜叔籍

安顏籀云叔父

叔氏衛案晉與周同姓而荀躒為卿籍談副之則大夫也故稱躒為伯氏談為叔氏

猶齊異姓稱管仲為舅氏耳若叔籍談字則伯亦躒字舅夷吾字平可發一笑叔氏

句而

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

女也

二傳詳釋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路文所以大蒐也

杜密須姑姓國也在安定陰密

闕鞏之甲武所以

克商也

杜關鞏國

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

杜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

其後襄之二路

杜周襄王所賜晉文公大路戎路

鍼鍼拒鬯

杜鍼斧也鍼金鍼拒黑黍鬯香酒

尚書收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曰以黃金飾斧周禮有鬯人之官鄭玄云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王綱云諸侯賜鬯失然後征賜鉞然後殺賜圭贖然

後為

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

杜事在傳二

撫征東

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

杜加重

有績而載

杜書功

奉之以

土田

杜有南陽

撫之以彝器

杜弓鉞之屬

旌之以車服

杜襄之二路

明之以

文章

杜旌

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

杜言福祚不

在叔父當

安顧炎武云言忘其彝器是福祚不登惡在其為叔父哉衡案登猶載在誰邪

句猶言焉在叔父顧說得之上文謂籍談忘之故此說晉籍必載之言晉若不記載福祚焉在其為叔父以此推之晉籍必記載上所述之事特女忘之耳故下又引其祖司晉籍以重責之

且昔而高祖孫伯鸞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

杜孫伯鸞晉正卿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

杜辛有

也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鸞與之共董晉晉典因為董氏董狐其後

安衡案二子次子也謂第二子文十八年傳文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皆謂次妃次妃可言二妃則次子亦可言二子董其字之適也杜以二子為子二人而下以一董字承之謂傳不當

書一人名而不稱一人名故訓董為督然解董之晉為適晉董督其典義既迂僻因以為氏又非古人命氏之法也蓋董始仕晉別起其家故至其孫欲使子孫知其家

所由起以王父之字

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

為氏改為董氏耳

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杜忘祖

安正義定十四年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

籍秦秦即談之子是無後衡案籍談字數計也謂歷說之

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

有三年之喪二焉

杜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

安正義喪服斬衰章內有父

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齊衰杖期章內有夫為妻傳曰為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然則妻服齊衰期耳而傳以后崩大子卒為三

年之喪二者喪服杖期章內有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屈也至尊在不敢申其私親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為之三年不娶則夫之於

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惠棟云子惠子曰妻喪三年春秋之未造也
 事見墨子棟案墨子公孟篇云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
 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後子為後之子猶大子
 也衡案為妻齊衰期喪服有明文正義因引必三年然後娶以為三年之義然喪服
 言三年不娶耳未嘗言服喪三年於義未安惠父子據墨子以妻喪三年為春秋之
 未造然中庸云三年之喪達於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是父母之外別有三年
 之喪天子絕芻親唯夫妻判合尊與夫齊故謂之妻則雖天子亦必為后服喪服傳
 又曰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注云庶子者為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說云謂
 兄為父後者是適子其弟則是庶子是為父後者之弟不得為長子三年此弟據初
 而言其實繼父祖身三世長子四世乃得三年也據此文父為長子斬衰三年者自
 祖至子四世皆適長子然後始得服之況三年之喪達於天子達云者不絕而降之
 之謂也然則不唯不為后三年雖四世適長子天子亦不為大子服三年也而叔向
 言有三年之喪二者案喪服齊衰三年章內有父卒則為母叔向欲言其喪之大故
 皆謂之三年之喪不謂王為后與大子皆服三年也或疑齊衰三年者乃子為母非
 夫為妻而服之又在父卒後今王猶在而云王有三年之喪何也曰后喪王為喪主
 所謂王有者以喪主言非謂王服之也叔向欲極言其喪之大故取父卒為母之禮
 謂后崩為三年之喪猶王不為大子斬衰三年而取四世為適長子者之禮謂之三
 年之喪特取其極以名其喪耳名既定矣而王為喪主則謂之王有三年之喪二何
 其不可故謂后崩為三年之喪者取父沒為母之禮以名之不以王存沒為義也
 後儒以王有三年之喪為親服之所以不通也墨子之言蓋辨當時儒者之誤非春
 秋之時造是禮也

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

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杜天

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杜言今雖不

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杜言今雖不

當靜嘿而便宴安衡案雖貴遂服謂諸侯故下文云王雖弗遂也此二句述禮之

樂又失禮也註正法宴樂以下乃論其失禮以已通已甚也言王者至尊雖不

遂其服而周王宴樂甚早亦非禮也中庸云三年之喪達於天子達者至也后大子

之喪服而降之與諸侯以下不同故曰達即此王雖弗遂是也杜卒哭除喪之謬先

儒既辨之今禮主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杜失二禮謂

不復論焉

又設安朱申云失二禮謂因喪求器又宴樂以早衡案上文云於是乎以喪賓宴

宴樂註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又云宴樂以早亦非禮也失二禮之指求

器宴樂甚明弗遂服乃禮之正法杜舍

求器而以此當失禮之一其謬甚矣

言以考典杜考成

典以志經忘

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杜為二十二年

子衡案傳云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

蠻氏蠻子雖無信楚子誘而殺之遂取其國則其無信甚於蠻子釋經所以書誘也

又云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釋經所以不書名也參之十三年傳隱大子之子

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經傳之意躍然而出矣賈說得之

夏

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杜未同九月大雩季孫意如

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杜三月而葬速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杜猶以取鄭故也公為

晉人所執止安衡案平丘之會晉侯不見公而又執季孫意如雖郭莒訖之其實故諱不書註以取鄭而公猶不歸鄭無悔改之心今見執止乃其自取故諱不

書齊侯伐徐安正義不以此經文就徐人者出自史意衡案齊侯伐徐在楚子

非百他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杜質信使然丹

誘戎蠻子嘉穀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杜詐之非也

也河南新城縣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杜蒲隧徐地下邳取徐人

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杜為小

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杜國害

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杜無亢

禦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杜詩小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乃衰

註滅亂無息定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安衡案諸本注未有也

其是之謂乎杜傳言晉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

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杜孔張子執

政禦之杜執政掌位列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杜縣樂客從而

笑之事畢富子諫杜富子鄭大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

為之笑而不陵我杜諫子產也我皆有禮夫猶鄙我杜鄙賤國而無禮何以求

而不陵我者能幾許言必陵我也我皆有禮夫猶鄙我杜鄙賤國而無禮何以求

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杜衷當出令

之不信刑之頗類杜緣事類以安正義服虔讀類為類解云頗偏

放紛杜放縱也會朝之不敬杜謂國無禮使命之不聽杜上不從

左傳卷之二十一

安衡案使所吏反命辭命也使人於他邦辭命不善則彼不肯聽之是執政之取
不亦足恥乎曰是上文發命之不
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
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註杜昆兄也子孔鄭襄
公兄孔張之祖父執

政之嗣也註杜子孔嘗執
鄭國之政為嗣大夫承命以使用周於諸侯國人所

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註杜卿得自立
廟於家有祿於國註杜受祿
邑

有賦於軍註杜軍出卿
賦賦百乘喪祭有職註杜有所
主受服歸服註杜受服謂君祭
以肉賜大夫

歸服謂大夫祭歸肉安正義劉炫以為服亦宗廟之肉馬宗璉云周禮掌屨共屨
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器物謂之為服是服非獨宜社之肉觀石尚來歸服王朝是時亦無出師之事可知
於君劉說是也

其所僑焉得恥之註杜其祭在廟
謂助君祭安衡案已本多作既已之已石經
辟邪

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註杜言為過謬者
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

我註杜規正
也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註杜玉環同工共
補自共為雙宣子謁諸鄭伯

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註杜言所
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

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註杜偷薄
也若屬有讒人交關其間鬼神而助

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

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

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

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註安王引之云正義
以難為難易之

難非也傳言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正義乃曰事大國愛小國不為難則遺却不能
二字矣今案難亦患也之是也言君子非無賄是患而無令名是患為國非不能事
大字小是患而無禮以定其國是患也襄二十四年傳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
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彼言無賄之患此言無賄之難彼言無令名之難此言無令名

之患是難即患也昭元年傳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意亦與此同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

將何以給之一共二否為罪滋大杜滋益大國之求無禮以斥

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杜不復若韓

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

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杜銳

安衡案言如鋒芒之銳利其事也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

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

也杜復重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

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杜鄭本在周畿內桓公庸次比耦

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安衡案

杜庸用也用次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

叛我無強賈杜無強市毋或句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

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

商人是教弊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

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杜藝法安正義買諸賈人則是和買而子

其賈必賤故商人欲得告君大夫子產知其非和買故云然也鄭鄙邑也亦弗為也杜不為為鄙安衡案

雖小國不亦肯為鄙邑杜布陳韓子辭玉曰

起不敬敢求玉以微二罪敢辭之杜傳言子產知禮夏四月鄭六

卿餞宣子於郊杜餞送行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

鄭志杜詩言子齏賦野有蔓草杜子齏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

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杜君子相願安衡案言有望於他日成

子產賦鄭之羔裘杜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己之宣子曰起不堪

也杜不堪國子大叔賦褰裳杜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澗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宣子思已將有褰裳之志如

不我思亦杜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杜言已今崇好在此不復令子適他人

子大叔拜杜謝宣子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杜是褰裳不有是事

其能終乎杜叔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子游賦風雨杜子游鞞帶之

雨詩取其既見杜君子云胡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杜子旗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

子柳賦擇兮杜子柳印段之子印癸也擇兮詩取其宣子喜曰鄭其庶

乎杜言鄭庶幾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杜六詩皆鄭

出鄭杜安衡案詩志之所皆昵燕好也杜昵親也賦不出二三君子敦

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杜我將詩須取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杜志在靖亂畏懼天威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

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杜以玉馬藉手

故曰賜杜我王也公至自晉杜晉人聽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杜昭伯惠伯之

隨公從杜晉遷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

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杜昭伯尚少平

秋八月晉昭公卒杜為下平子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

祝款暨拊有事於桑山杜三子鄭大夫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

事於山蓺山林也杜蓺養護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杜安

衡案木水母也今欲請其子杜而斬其母失道甚矣故罪之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

服回之言猶信杜身往見之子服氏有子哉杜

有賢杜子也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會之秋邾子

左傳通釋 卷之二十一

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

杜大辰

尾也，妖變，非常故書。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杜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岸，楚地。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

杜采芣

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穆公賦菁菁者莪。

杜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芣。

安衡案國謂治國謂治國為國，猶謂治

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杜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

杜禮正陽之月，日食當問以治其國，故能久存。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禮也。平子禦

之，諸侯用幣於社，天子不舉，禮也。平子禦

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

杜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日過分而未至。

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

樂。奏鼓，於是乎百官降

故。夏書曰：辰不集于

房，君不舉，辟移時。

杜三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於是乎百官降樂。奏鼓，於是乎百官降

故。夏書曰：辰不集于

房，君不舉，辟移時。

杜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

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

走，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杜車馬曰馳，步曰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

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

杜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安釋文，已音紀，又

音祀正義晉語稱青陽與黃帝同德故為姬姓黃帝之子十四人為十二姓其十二有姬有己青陽既為姬姓則己姓非青陽之後而世本己姓出自少皞非青陽也事遠書亡不可委悉耳衡案皞字从日本或从白作皞非

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

杜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瑞雲氏蓋

其一 **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

杜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

官也 **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

杜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暉後亦受水瑞以水名

官 **大暉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

杜大暉伏羲氏風姓之祖也亦有龍瑞故以龍命官

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

歷正也

杜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

玄鳥氏司分者也

杜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

氏司至者也

杜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

青

鳥氏司啓者也

杜青鳥鸛鷓也以立春鳴立夏止

丹鳥氏司閉者也

杜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上

祝鳩氏司徒也

杜祝鳩鷓鴣也鷓鴣孝故為司徒主教民

安正義釋鳥云佳其鳩

鳩舍人云佳一名夫不今楚鳩也樊光曰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佳其夫不孝故為司徒郭璞曰今鳩鳩也阮元云北宋刻釋文作鷓音佳本又作佳或作鷓說文鷓字注云祝鳩也从鳥佳聲按當作鷓鷓乃挑蟲非祝鳩也衡案那波氏所翻刻北宋經注本作鷓鷓同與說文及北宋刻釋文合今從之又案鷓字廣韻始收之或以為鷓字之偽郭璞云今鷓鷓也詩毛傳佳夫不一宿之鳥鄭箋一宿者一意於其所宿之木又云夫不鳥之鷓謹者人皆愛之皆與今所謂鷓鷓合疑鷓即今鷓鷓也

鷓鳩氏司馬也

杜鷓鳩主鷓也鷓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

安正義毛詩傳云鳥鷩而有別則鷩是鷩擊之鳥又能雌雄有

別也衡案毛傳鷩作鷩鄭箋云鷩之言至也杜云主法制亦專取別義未見鷩擊之意蓋孔所據本作鷩以其為司馬遂傳會為鷩擊耳鷩鷩即魚鷹扇水出魚攫以食之所在多有

鷩鷩氏司空也

杜鷩鷩鷩鷩也春來均故為司空平水土

安正義郭璞曰今之

鷩鷩氏司事也

杜鷩鷩鷩鷩也春來均故為司事

安正義釋鳥云鷩鷩鷩鷩舍人曰鷩鷩

在桑其子七兮毛傳云鷩鷩之養其子朝

爽鳩氏司寇也

杜爽鳩鷹也鷩故為司寇主盜賊

鷩鷩氏司事也

杜鷩鷩鷩鷩也春來均故為司事

安正義釋鳥云鷩鷩鷩鷩舍人曰鷩鷩

春秋云鷩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鷩鷩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云今江東亦呼為鷩鷩似山鷩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即是此也舊說及廣雅皆云班

鳩非也所論班鳩鳴鳩雖有異同其言春來冬去舊有此說衡案古舟同聲相通故从舟之字或从周杜注作鷩以此非鷩鷩之鷩也然此當以作鷩為正

鳩鳩民者也

杜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為名

五雉為五工正

杜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鷩雉東方曰鷩雉

五雉為五工正

杜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鷩雉東方曰鷩雉

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鶉

安正義釋鳥南方曰鶉杜言四方之雉唯南方不同也釋雉伊維之南曰翟雉

鶉雉攻木之工也東方曰鶉雉搏埴之工也南方曰鶉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鶉雉

與杜注同今據爾雅訂正爾雅釋文鶉音儔注疏雉作洛案豫州之川作雉雍州之

為攻木之工東方木克土故為搏埴之工南方火火克金故為攻金之工

北方冬治皮冬最善故為攻皮之工鞞五色皆備故為設色之工其義可從

用正度量夷民者也杜夷平

九扈為九農正杜扈有九種也春扈鶉

鶉夏扈鶉玄秋扈鶉

藍冬扈鶉黃棘扈鶉丹行扈鶉啗音噴桑扈鶉脂

安正義郭璞曰諸扈皆因

老扈鶉鶉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註其毛色音聲以為名爾

雅釋獸云虎鶉毛謂之鶉貓如小熊鶉毛而黃鶉毛皆謂淺毛鶉即古之淺字但

此鳥其色不純鶉玄淺黑也鶉藍淺青也鶉黃淺黃也鶉丹淺赤也四色皆具則鶉

脂為淺白也衡案九扈賈逵亦分配農事其說近鑿正義駁之是也今不取扈民

無淫者也杜扈止也止民

取於句說文句聚也从勺九聲讀若鳩鳩取於句因假

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杜顓頊以來不能紀

註者德不能致遠

瑞而以民

事命官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杜於是仲尼

年二十八

既而告人曰吾

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杜失官官不脩其職也

晉侯使屠

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杜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

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

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杜警戒以備戎也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

涉自棘津杜河津

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

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杜

甘鹿

周地

周大獲杜先警戎

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

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杜欲以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杜申須魯

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字

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

天事恒象杜天道恒以象

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

乎

杜今火向伏故知當須

安朱申云言今火向伏而彗以除之所謂除舊明年

令之布謂布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

杜徵始有形

安衡案布即布
今年有星孛之證也時彗星未出梓慎精於天象獨能知之故曰吾見其徵若既有
形象雖微人亦知之經當書孛必不以其微沒之也徵本多作徵此杜望下文火出
而章而注之作微
為長今從注疏本

伏

杜隨火

安正義服虔本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重火列句孫毓云賈氏舊
隱顯占諸侯之有火災下云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言彗星隨火行已二年矣
諸侯之有火災必然而無疑也若作必火入而伏焉火星入而彗伏則下文其與不
然乎何所指乎衡案時彗未伏梓慎預知其火入而伏故曰必火入而伏故下文總
承之曰其居火也久矣然後斷之曰其與不然乎然如此也指上文四火字其與不
然乎猶言其與不火乎言必有火也若彗火字必火二字為斷語而又繼之曰火入
而伏其居火也久矣是既斷之後仍論其象因又斷之曰其與不然乎是再斷也且
彗火字火入而伏梓慎見彗伏而論之也則下文若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
不可得而通支離滅絕豈復為文哉服虔本彗火字為衍無疑

其與不然乎

杜言必
然也

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

杜得天
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

其居火也久矣

於商為

其與不然乎

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

杜大辰大火

陳大暉之虛也

杜大暉

木火所

鄭祝融之虛也

杜祝融高辛氏

皆火房也

杜房舍

及漢漢水祥也

杜天漢

安衡案西洋說以顯微鏡候之天漢亦羣小星聚
天漢與恒星同行而不與北極恒其居同則亦與恒星同度蓋天象洪荒其不可知
者竟不可得而知焉故聖人取其可知者以歷象之敬授民時其不可知者姑因象
類以名之使民不迷仲尼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者焉吾不為之矣

虛也故為帝丘

杜衛今濮縣昔帝顓頊居

其星為大水

水火之壯也

杜壯雄

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

杜衛星營室

火所以合也

杜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

安正義彗在大辰為多及漢為
傳遜云傳文云合而未及相勝杜何自而知其多少惠士奇云水為夫火為妻夫從
妻所好故以合日為災衡案傳云水火之壯也又云水火所以合也蓋謂夫婦合勢
必相助故火作惠說本

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

杜尚未知今字星當復隨
於漢儒恐亦未必然焉

安正義劉炫云丙子壬午雖俱是水火合日但二字之內先言彊若火入而伏則

註連秋至春歷大陰水用事雖同其欲水當先火故疑火入而伏則必以壬午也

衡案善星與恒星殊度其生滅又無常故梓慎亦不能知其伏期故言若不過其耳火未入則火勝故以丙子火既入則漢專當其災而水勝故以壬午也

見之月

杜注火見周之五月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

我用瓘瑱玉瓚鄭必不火

杜注瓘瑱也瑱主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

安陸祭云說文瓘玉也下引此傳蓋瓘瑱者

子產弗與

杜注以為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為明年末衛陳鄭災傳

吳伐楚陽

句為令尹卜戰不吉

杜注陽句穆王曾孫令尹子瑕

司馬子魚曰我得止流何故

不吉

杜注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

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

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

杜注得吉兆

戰于長岸子魚先

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杜注餘皇舟名

使隨人與後至

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

杜注環周也

盈其隧炭陳以待命

杜注隧出地道

吳公子光

杜注光諸樊子闔閭

安陸案襄三十一

正義雖環而塹之塹猶不合有出入之路衡案持餘數步之地不塹鑿山以通路故曰隧年吳屈狐庸答趙文子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亦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凡傳所載諸人之言必其有驗者而每言終之如季札晉國其卒於三家之言其

驗在悼公之時然猶且舉而終之然則狐庸之言亦必有驗焉狐庸所云此君謂餘祭以此推之光蓋餘祭子也史遷以為諸樊子世本以為夷昧子恐皆非請

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

救死

杜注藉眾之力以取舟

眾許之使長鬣者二人

杜注長鬣多鬣與吳人異形狀詐為楚人

焦循云說文鬣毛鬣也象髮在肉上及毛髮鬣鬣之形鬣髮鬣鬣也是鬣為髮毛不

可以為須說文又云儀長壯儀儀也引昭七年傳曰長儀者相之鬣鬣蓋儀之假借

楚子使長壯者相以為威勢以示魯侯此吳人取餘皇亦是使長壯者三人潛伏於舟側耳若詐為楚人不必潛伏矣吳楚相逼多鬣須之人何遂為楚人異於吳人之

形狀豈生於楚者皆長鬣生於吳者皆少須也若七年正義謂吳楚之人少須故以

長須之人為夸美其意尤鄙衡案鬣在馬首鬣在人頭說文訓鬣為髮鬣鬣則此亦

謂鬣為鬣耳泰伯往吳斷髮文身春秋之時其俗猶然哀十一年傳齊公孫揮令其

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是其證也公子光使其眾三人詐為楚人故特撰髮長者以潛伏

於舟側耳杜云詐楚人是也而釋鬣為鬣須則失之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

之取餘皇以歸杜注傳言吳光有謀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杜注未同盟而赴以名

夏五月壬午宋

三傳

衛陳鄭災

杜來告故書

六月邾人入郕

杜邾國今琅邪開陽縣

秋葬曹平

公冬許遷于白羽

杜自葉遷也畏鄭而樂遷故以自遷為文

十八年春王三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

杜毛伯過周大夫得過之族而代

之杜代居其位襄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

杜昆吾

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祭同誅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

杜為二十六年毛伯奔

楚三月曹平公卒

杜為下會葬見原伯起本

夏五月火始昏見

杜火心丙子

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

杜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

七日其

火作乎

杜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

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

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杜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近占

以審前年之言安正義梓慎所望望天氣耳非能望見火也若見火知災則人皆知之矣

魯或二三百里或五六百里若不登高不能見其氣故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耳餘正義得之

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

告火

杜言經所

禘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

杜前年禘竈欲用權

請用

鄭人請用之

杜信竈

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

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

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

杜多言者或

遂不與亦不復火

杜傳言天道難明雖禘竈猶不足以盡知之

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

產曰將有大祥

杜里析鄭大夫

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久也

杜言將先

變異之氣若徒指其氣豈言將有哉

安正義良是語辭史傳多云良所未悟良有以也是古今共有此語也服虔云弗

杜言將先

註良及者不能及也良能也衡案良語辭與本義自別服訓能本於本義然如良

所未悟良有以之類終不可通正韻曰或以為良久少久也一曰良略也聲輕故轉

略為良正字通則轉為亮訓信然如良久亦不可通唯訓頗觸處皆通頗義與略近

正韻云轉略為良近是下文云及火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

以定遷矣

杜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

遷所免故託以知不足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

三十人遷其柩

杜晉人新來未入

註故辭不使前也

註安衡案公子公孫衆辭也必不當火時相借來其為舊客可

出於宮者以禮

使司寇出新客

註故辭于東門不禁之使勿

註出於宮者以禮

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

宮

註杜為其知國情

祝史徙主祀於周廟告于先君

註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

府人庫人各做其事

註杜衡案不言使

出舊宮人實諸火所不及

註安衡案不言使

寇列居火道

註杜衡案不言使

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

註安正義周禮司寇屬官有縣士

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

註安正義周禮司寇屬官有縣士

其征與之材

註杜征賦

三日哭國不市

註杜示憂戚

使行人告於諸

註以其嘗與

註已言故

註安衡案公子公孫衆辭也必不當火時相借來其為舊客可

註知矣辭之于東門者辭謝之使自東門去也晉在鄭東北

註故辭于東門不禁之使勿

註出於宮者以禮

註杜為其知國情

註鄭祖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

註杜衡案不言使

註安正義周禮司寇屬官有縣士

註杜征賦

註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使公孫登徙大龜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使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使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註杜示憂戚

俗壞言者適多漸以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杜惠

學而失道者安陸祭云患失猶論語云患失之矣言大人懼違眾而不學則苟而可杜以爲無害遂不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

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杜殖生長也言學之進德七月鄭

子產爲火故大爲社杜爲治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杜振

也安顧炎武云振如振衣之振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杜治兵於廟城

廣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杜庭蒐安陸祭云庭

間也以其小不便於蒐當除之使廣而大叔不忍毀廟故過期三日須子產見之有

後命也衡案庭謂廟寢之庭此特毀垣不毀廟寢故云其庭小蓋庭廣毀垣猶足以

行禮唯小故毀垣害於廟子大叔所以不敢即毀也子產不當蒐於人廟寢之間杜

說亦非蓋蒐治軍禮行道必亦正行列而此路狹小不容大軍行列故命除之傳言

道南道北以此耳據下文所說蓋廟垣出於道而不與寢正相當毀南則道直毀北

則道曲故子產始令毀北不然子大叔當始毀北不宜舍寢而毀廟子產且行且思

及衡曉曲道之害輕於毀廟之慘故命毀於北方細釋傳文當時情形宛然如睹真

畫筆杜處小不得過期三日安正義此量其庭之大小而豫計之以庭小

矣杜一時畢安正義此量其庭之大小而豫計之以庭小

了衡案期子產命除之期也上文云將爲蒐除而命除在其中故不復言命古文之

常耳子大叔不忍廟過命除之期三日而終不可已乃陳除徒於道南廟北也如量

蒐場之大小在將爲蒐除之前且以此句爲子產豫計則上文子大叔亦子產意中

之事下文使除徒上不子言子大叔不通而子產亦安得遽怒之哉唯其過除期三日

故子產怒之耳杜怒不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日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

而向杜而女也毀子產朝杜朝過而怒之杜怒不除者南毀子

產及衡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杜言子產仁不安衡案子產及衡

毀之意故命之北毀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杜辭

公子公孫而授兵似若叛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

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

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安正義奔走而望祭之祭山川故鄭之有

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惘然授兵登陴杜惘然勁安正義服虔云

方言云，擱，猛也。晉魏之間曰擱，錢大昕云，擱當為憫，字之訛。說文，憫，武貌。荀子，榮辱篇，陋者憫且憫，揚倖注，憫與憫同，猛也。方言，魏晉之間，謂猛為憫。今本方言，亦從手旁。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敵邑

之災，君之憂也。敵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

貪人，荐為敵邑不利。杜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

杜說解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杜

言鄭雖與他國為竟，每瞻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杜傳言子產有備，楚左尹王子

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杜十三年

王復遷邑，許自夷還居葉，恃楚而不事鄭。安衡案：許與鄭鄰，而不弔其災，晉鄭方睦，鄭若伐許

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蓋遷許，許不專於楚。杜自以舊國，不鄭方

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杜許先鄭封，鄭曰：余俘邑也。杜隱十一年，鄭滅

曰：我安陸祭云，十二年，傳楚靈王云，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襄十

謂鄭曰：爾之地，乃余舊國也。鄭人謂許曰：爾之國，乃余俘邑也。言葉在楚國方

城外之蔽也。杜為方城外，土不可易。杜易，輕國不可小。杜謂鄭許

不可俘。安衡案：言不可使人俘之。讎不可啓。安衡案：讎謂晉，不遷許，則鄭伐之。

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杜於傳

羽改為析

左傳輯釋卷二十終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